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圖南

謄錄監生臣施能立

端明集卷二十八

宋　蔡襄　撰

記

羣玉殿曲宴記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幸天章閣召輔臣近侍出太宗游藝集真宗文集以示之又出瑞物石之類五十一曰趙二十一帝二日真君王萬歲三曰天下太平石

本如峯皆隱起成字四曰石佛像石一面平有黑理如浮屠像五曰軟石狀如界尺可長五六寸持其兩端而曲之木之類一不知何木長一尺許中分之白質黑文曰大連木竹斷兩節直剖之雙紋屬其上下命曰君臣合歡竹龍鳳卵二龍卵可容三升鳳卵可一升皆中空以黃金飾之為瓶狀金珠之類四生金山一重七斤十四兩嵌嵓峭突有山狀丹砂一重十二斤八兩色黑若鐵間有芙蓉頭七星珠一徑寸之四分有北斗星文旁

出輔星皆隆如粟粒亮踈金三漢武帝詔所制以應祥
瑞者凡一十三種既已移幸寶文閣親書飛白四十餘
字遍賜羣臣遂宴於羣玉殿是日名香珍闕金縷綵花
皆自中出宣諭以太平無事卿等盡醉乃索鹿頭酒易
以大杯丞相韓公得金蕉葉一飲空杯上舉醆以屬曰
可更飲否又引一杯上喜甚左右顧令盡飲恩意隆厚
伏惟陛下臨御天下四十一年宴享之勤未有如羣玉
曲宴之盛羣臣感激際會咸進詩歌稱詠其事明年正

月八日翰林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權三司使臣蔡某謹記

賜御書記

天子即位之明年建仁宗皇帝別廟於景靈宫三司户部副使張燾修奉九月三日御篆題榜曰孝嚴之殿命燾謄摹既成即以其本賜之伏惟陛下思慕孝烈躬洒宸翰豈特以字畫純厚勢力端勁高出前古以為美觀蓋所以昭示孝誠於外而令臣民瞻諦知天子念親之

深追遠之謹如此其著靡然而化者也肅以職事首荷恩賜雖丘山之冠無以踰其重傳之子孫為盛時之榮遇也三司使給事中蔡某記

新泉記

功不益於世望不悚於物抱美而淵潛者蓋傒昌於時期大於人而已傒得乎昌期得乎大則益世之功悚物之望固不加少若新泉者斯之謂耶予頃年求薦天都道武陽之西鄙暮抵蘧廬時適新憂思以緪泉煮茗招

神宅府而所居之民㕮漿熟饍日汲溪隅之水帚遺而溝洩者有之足滌而面沬者有之則鄰之綆泉之發莫有所慝焉循溪而下巨石盤互有罅然中斷者平沙之間泉竇如流縷潤數咫若披而決焉若培而浚焉激乎渾然止乎窪然甘出天味清鑒人骨楚莪植鼎且價昔意既而莫知其為瓦礫之遂堙乎為罌缶之給用乎五年於今矣不意解官就道迹追舊賞所謂新泉者礱石以環植宇以覆居者行者且引且酌德哉泉乎獨曰惟

其時乎則日遷稔革孰泉之顧獨曰惟其人乎則氷瑩玉澈孰泉之有泉莫克明予得肆辨間使弗披而決弗培而浚誠有甘出天味清鑑人骨兹焉之美適以下滋蟄蚓之壤上沃棲鳧之莽豈復居者行者且引且酌之為利哉且夫崒天之幹惟工之斧劚玉之鋒惟工之砥物莫不然斯亦固然予倡厥初是為新泉記云

遊徑山記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山

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絶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折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蒨盡十里許下視來逕青虬蜿蜒搏嵓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内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峯如手豎指一峯南絶卓為巨擘屋葢髙下在掌中矣其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嘗一來雷雨暝𣉻而鄉人祠焉者憧

憧然環山多傑木緜杉翠樫殆千千萬萬若神官耆士聯憧植篠駢鄰倚徒沈毅而有待者導流周舍鏘然璆然若鼉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峯之北數百步矻然鉅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隷文曰碣石嵓其石甚神並傍巖被谷修竹茂密嘗以契刀刻竹两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逕而往坎窞為池游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蹴南峯領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陰四

之横柯上竦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
即之煮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
宜之偃松之南一日千里浙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
攀雲馭霧褰狀類互出若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
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罔春矯矯翦翦咸
自意氣若小説百端欲聖智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觀
久之魁博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曰登高能賦可為
大夫旨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為也大凡言

之天隣地絶山回物靜在處神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閒寂未晞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清秋氣之明然取於予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歴者重鈎複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黄瑊君度岳陽朱師徳宗哲又君度之姪曰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某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

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閒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

通遠橋記

隋都洛陽負城封地以為苑囿唐全盛時距城西絶穀水治兩上陽宮梁其水以通之益修臨幸觀游也館宫繞幾百里禁民無得至者自天子在汴河南為別都悉弃故苑囿地與民耕而為田復舊梁以達東西道焉穀水發源甚近於其常也特漸東之瀆然北並山阜乘積

雨夫流之勢湍注益悍雖鉅木叢貫而力不堪楨漂浮
判散行者艱濟即又新之雨輒復壞若是歲或再三焉
寶元二年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常山公既涖河南
視民之所以利與其所以病必興且置之物制事辦罔
不脩舉其夏穀水敗橋公曰道吾驒而有病涉者孰使
然耶吾思懲數勞而圖久利無所事木必伐石為之乃
可於是命三班奉職勾當橋道司王懷吉專董其役復
以内侍高品監修大内任修己府推李昭遂總其區處

考規度商功費謹財用庀工徒罔懈以力始作於八月丁亥迨十月癸未以既事告公謂某曰橋抵宫城七里舊以七里為號今新矼益壯大予其擇所宜稱者名且記之某退而次其道所從來葢西屬於陜達於秦雍盡關中地方數千里又西南踰襄漢通巴蜀其王官之奔職邦士之修貢傳郵之將命商旅之遷貨若方外羌夷荒忽之域涵澤而内附凡東走京師以往來者車畜背負蹄軌相軋莫不出此遠哉其為利乎請以通遠名之

古諸侯國咸有史官事小大悉存於簡冊魯新作延廏而書之春秋蓋無不録也後世州郡無以紀事職其官者有所興治非特識焉則泯昧而不傳焉某謹載其實揭石道周異日職方氏訪通遠橋作之所始於是乎考十二月二十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導伊水記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折東會於洛自闕

塞治渠釃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郡城伊瀨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深遠無窮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泭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於城中物衆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載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之利乃命知河南縣事尚書虞部員外郎王益恭右侍禁皇城廵檢李昭慶迹視其故計費度功以三班借職

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庀工徒秋九月二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石竹落以障大川更起隄防壅其來勢及城且五里洛渠橫前不得絶其流而度編木為槽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載負者復捨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吏取其饒溉注園池碾磑為利滋博其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與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官守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

勢不能施發德惠積染風俗之久而必從三年而遷視其地與民寘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方專制羌虜蚤夜設方畧審機勢以攻取決勝為事今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二年十二月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白波發運使廳壁記

唐開元中裴耀卿建言瀕河設倉廩治舟以漕湘衡吳楚淮泗之粟水行數千百里浮鴻溝達河泝渭以食長

安用是國富以强其後劉晏修舊制費益損而力益贍號為材能自天子居其大梁南方之饒萃而不西乃取關中地水以東下而三門白波河陰咸設官涖治發運之職其治白波者增使名而重之金部員外郎陳君既總使職凡邦計之所賴貨財百物遷徙上下必精思以行之故事無留者因視其所治介於河洛之間南北有嵩山少室天壇太行羣山絕特之美遠近環合登臨而觀之可以娛遊而宴處於是累高以為臺誅榛以為圃

植宇聯屬互作佳致啚誌記書盈溢几案官事且休日出其下彷徉而自適夫治繁而簡者其中有餘以靜而動者於外無累君處尤劇之務而未始離乎淡漠其為心也豈不裕哉

謝公堂記

副閣舍人陽夏公天聖中通判府事首議以河南天子西都學館宜鑒唐故事建名比上京遂請易其號為國子監延致舊儒講解經術以教學者公雅以文重於時

又躬與諸生立程準評辭章每更品目聲聞輒隨而上下咸益奮厲業成而登仕者比舊加衆自公捐世諸生日相視嗟戚皆曰孰從而求導予者既又曰逝者不作而思者無窮昔後魏劉道斌治常農脩建學校郡人追繪其像於孔子祠唐楊瑒為國子祭酒其徒即而立頌稱載休德今或圖公像於學以厭羣慕不為無所則乃疏其說於府而遂圖之以時禮焉公氣和志直內外修明文章謹於法度叙史體述制命尤為深約典重臨事

通敏雖衆所難能論致公前立斷可不可已而皆宜設於政治依放物情裁以教義故所至令順而民懷樂推進人善器其所存不强其力所不逮士無賢愚一造門下滿意而歸議者以公材全而德盛使且貴顯必霈然大施嗚呼享年之薄天下所以重爲之哀悼况洛之士民親闕而薰者於是舉也宜矣公諱絳字希深以寶元二年十一月終於鄧州春秋四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留守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蔡某記

安州孝感縣井記

闕陽君字闕二始作安州雲夢尉自以事辨治如何豈闕官字闕二為闕乃厲精舉職慶歷元年今資政殿大學士闕右丞范公時將其州表君才能移孝感孝感之闕飲旁瀆若歲雨潦溢汲者罌缶顛道寒字闕五遠難致君至則令其民曰吾將井以字闕四者百姓奔譁皆曰能是瘉我病矣相與出雇錢陶塼治傭以須君為之相所宜地發之得泉甘美其年夏秋不雨土膏乾燥他水日索而

泉出愈甘源來無窮民益異之又相與礱石乞文以識其始古有廝陂渠教農種殖貨財或功利饒於人而資於國者前史書志皆特載而詳言之以法於後以君之智力使有能知而用之者盡所謀為則功利一闕二字名氏宜得附書志以顯復井上銘耶然尉之闕二字莫得自効因井之利而紀之以永其人之思且君後果用是以驗云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臨安海會寺殿記

杭州臨安縣海會寺梁大同中始作號曰竹林及五代正明之初吳越王又新之王縣人也少嘗往來里中困甚已而跨有全吳名貴地大私念所從來豈非陰有相我者耶且竹林最得山水佳趣因大治之益廣前制當是時吳中浮圖居雖百千數無是倫闕大中祥符間例易天下寺名遂錫今額天禧五年冬十月火通夕而壚其徒散去惣持僧有明顧思惕然以興所廢為已務每說於衆曰吾師之法或資於塔廟福報之來稱其所出

令殿適謀始而大家力饒不能厚施異時名氏不齒篆載反索氣於後人其可乎於是盛仁俊張從實先輸而唱之又從而和之數十百人以圓監元一盛張兼莞度材礱石暨炎階級之役積費錢三千萬役一十年而後已既成列像其下鼓鐘其中會合邑子而落之墟者復尨而散者還集昔錢王以一國之資基之於前而有明以一已之志繼之於後可謂能且勤矣慶歷三年正月十五日記

福州修廟學記

闕六字地險而壯福州之治尤据其勝勢為薰清劇闕日以滋衆然庠校之興前無著者自五代錢吳越王制專甄治分子弟以涖之乃作新宮號為使學本朝太平興國中轉運使楊公克讓始立孔子廟以闕春秋景祐四年通判謝君徽權職郡治遂表建州學仍請賜田五頃以久衆處詔書報下謝適罷去逮范公亢許公宗壽更守此邦參擇曹椽之能者東南一都會其風俗尊嚮儒

術唐之友盛間有重人闕黄中方嶠繼任其事商工度材歷五載而大備公帑之泉計費千萬植守之楹總數六十中設孔子與其徒高第者十人像又繪六十子及先儒以業傳於世者皆傅之壁曰九經閣以藏舊所賜書曰三禮堂以圖輿服之制祭享之器黌舍齋廬旁翼兩序庖次釬飲百用資給今尚書都官員外郎沈公之來入而拜出而歎曰學成空不居無以育賢才而起風化乃與監都太常博士陳君議增美田充所賜數迎舊

儒敷解經術又立此業準程羣居約束揭為衆則以侯官尉吳及燕總之於是遠近學者靡然從慕初公至精究疾獘繩治强豪人用震𢦤既而譬曉士民教之六藝以是知公摧兇耕而培善本威與惠並施有所歸賴更口騰道厲戒幼小無或失業咸願刻文於石垂延久後遂相與來請某為之記已又作詩曰於戲生民角翼者羣上聖有作才治人文執道之中立世之紀厥後迷謬垂離本始躬服儒方偶婗言詞專用於神乃文之疵入

齒王官出知法令不失有罪乃政之病然於當時咸者能名使二者失由學弗明學斯謂何忠義悌孝政斯謂何禮讓風教譬如大鼎量入於鍾龠石百數罔不兼容在學於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闕之假唯州有學邦君實謀駈汝閩民來處來遊象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肅雍室廬閎靜敦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恥孰為人師啓率其徒開陳統要罷詘巧誣闕二字廢興屬於繼承益完勿圮惟賢者能

葛氏草堂記

葛君公綽即其居之東園植竹檜果花幾萬本又因其高下以為丘池疏渠行水於其間冠丘於亭跨池以梁作堂其中可以安處而遊息焉予嘗過之公綽指而謂予曰宅於山雖有嵓壑靚深之趣然以人遠欲從賢豪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時溷人意欲自親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汩於城堂中儲書數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羣植考經義之微咀文章之華

如是者吾所以學為業也若夫花飛而草長竹陰而泉鳴蟹魚果蔬俛仰掇拾登臨據倚醉歡笑歌此吾所以從賓遊也賓既休矣蟲鳥幽幽樹林暝色而烟歸荷芰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閒燕而自適也若東園之勝吾專有之吾無負於斯矣予謂之曰子之兄子雅君而下皆以文藝中科走官四方子之嗣葉日益新又將仕矣然則所謂東園者殆與仕而老歸者為謀子安能專有之而且不負也皇祐四年二月日記

杭州新作雙門記

杭州二浙為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物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治兵蓄財日為戰守政出臨時朝廷除刺史以來蓋八十年其風流治迹有足稱者要之起廢弊變縣習斯亦難已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治之闕里之稅歲糜中産餘二十家為之籍其地而出其資市賈謾欺取

予不均為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倚強蝕貧誅利為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俠閉藏出沒無常為之根株而去之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珥高年耆德或復詗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竦動迎向公訓公知衆之已悅也隨所譬諭勉之於善秋八月語其僚曰諸侯臺門以高為貴葢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錢氏於山阜為治所而雙門置縣木錮金鐵用為敵備今方内統平吾為守臣於以遵化而

流澤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即門首張次班列而布宣之門圮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面之體乎吾將易而新之即以其説謀之轉運使資以羡錢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裁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壁陶蓋梓之功必當其傭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有五日壬申合樂燕飲以落之至於下邑旁郡攜扶老穉闐溢郛郭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

情偽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為門羞吾屬戒焉是年某出刺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為治固有聞於執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緜惸教勑子弟及其治成井市童兒不收落錢田豐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思無窮願為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忘初公定邕廣大寇還請蒞杭上以其能讓而不伐中道召司官寮未幾以直議不能與衆合遂伸前請至則勵精夙夜決事

不以宴息自處其忠義進退之節與所施為若千里之績固不足書然州人過余再三稱頌懃懃不書無以慰其志九月二十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泉州軍州事莆陽蔡某記

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孔子之門人顏淵最為高第其稱之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昔之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為學者類斯道爾孔子沒其書傳於後而學者繇其言以之道顧有

不至者非道之遠益利汩之也戰國以材智相傾士以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鬻利獨孟軻荀况顓其所守而不屈於當時漢以明經射策六經之徒自名其家顓務師説是非或戾於大中然決大事尚傅經以正其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以來曲褒孔子至列王爵而廟郡縣奠其春秋用尊大其道以勸民學而取士之路以闕詞為進士以數字為明經中其選者相躡為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流其徒以千萬數至不可勝

計其師弟子皆以仕進之具相從幸如博奕苟入科則禄士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於其徒則為窮師以顔子之所謂學者學之於人則為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臻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庳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杜君以孝行聞而治民有誠信以謂均賦徭辨曲直剔姦弊興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教明以善道而使漬於仁義乎明年出

奉泉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兖國公而下十人像籩豆之數率據典禮又旁廟設學舍數十區將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為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二月廟學成杜君録其本末以來請文予謂居其舍者師若弟子皆知其所以為學之本勉而求之能以是治其心而立其身所謂進士明經之術者庸有不能哉嗚呼瞻於廟游於學以思其道斯可謂之學矣舍是而言學學斯為利學其利乎斯下也已

修驛記

興化軍仙遊縣太平驛在唐為風亭館事載皇華今門有新題而鄉俗猶名其舊葢所繇來久矣嘉祐元年始作廳事六月朞自泉移福詒書鄉人共完堂室二年再臨泉州時殿中丞知縣事閻君仲甫來況行舍曰此吾所治也於是上葢旁立不完與正者易之閎廉隘狹椽甍缺朽者去之治材於公民不知勞旬月而大備使者行部王人乘傳之南者以舍息便安之美為言予嘉邑

大夫能修其職適事之宜又思自幸於東歸也與夫鄉里有徘徊之頃實被其利斯可忘哉因取諭鄉人書兼載所造列之屏著之側昔人郵亭不修見譏前史惟事毋小乃政之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莆陽蔡某記

萬安渡石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絫趾於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

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實許忠浮屠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某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縣是出因紀所作勒於岸左

杭州清暑堂記

京師東南千里入吳越杭於吳為一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善濕方春夏時梅雨蒸欝礎甓皆汗

披纎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曷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者負州廨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遠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之或曰昔者邵伯將營邵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蚤暮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震皷駭方輿動揺浮商大舶往來聚散乎其中朝霞夕

景不績而彩翠旁走羣山濵山而湖崖溓瀰漫幷包鉅澤岩岫嵂峍圾乎江漢之上蒼烟白雲少頃萬變茂林香草冬榮不彫此所以娛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山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凉放蕩於無何翶翔於至極蕭然而自適或賔從環次鳴管揳瑟釃酒均餌歌呼睆醉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於民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乎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惟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是休吾心焉體康志寧然後究

民之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願就其所便安如得其本於為惠也亦大矣乘其閒也燕賓友接和好是亦為政也且邵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恩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芟不可常也遂以其說為清暑堂記平治三年九月十八日端明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軍州事蔡某撰

端明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端明集卷二十九

宋　蔡襄　撰

序

御書碑序

皇祐五年秋陛下以真宗皇帝奉神述再刻之碑親騰篆額勑臣模寫終篇既成奏御蒙賜臣御書一軸臣輙刋頌章上述旨義又辱奬詔明年春刋本上之特賜臣

母仁壽郡太君盧氏冠帔臣歴考故事未有列官侍從而宸毫賜字不縁名品而象服及親獨臣恩榮前無比例伏惟陛下性資孝誠覆養萬物精通經誼游適藝文矜優髙年原本慈惠每覩先帝睿文若臨宗廟志容必盡親勒題顔恭記一十九字念思勤勤以臣得與翰墨之間採春秋褒勸之法稽虞書謨謀之義神筆飛動妙入無迹敢尚老老推及臣親日月之光下燭幽昧葢繇陛下根於仁厚而形於政事豈愚者之慮所能誦道哉

竊念臣出入省闥向餘十年其間居言譁觸貴權所以獲全而器使之悉頼天聰今兹忝冒重疊莫知所為謹摹御書及錄奬詔鐫著於石臣所獻詩并亦附見傳之四外垂之萬世非特微臣之榮遇抑亦興朝之盛舉也至和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内銓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某謹序

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

閩粤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聲名

為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有人焉然文氣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士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之其尤者也為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餘為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化軍屬縣三仙遊纔為中縣然鄉閭右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生眘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與講導鍜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

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絶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也求仕者唯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與能仕而後知也夫學者豈特屬文辭茍仕宦哉是必先乎已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封掾廖君悉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來碑刻諸石而植於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予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摘名

交議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膝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吾名猶吾昔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與麻君潔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某有鄉里之舊屬之碑序其事某既道其所以非敢專警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七石序

雪山僧惟正渙然其居淨土之西軒有七石皆因物象而名之其曰麒麟俛趨而遊曰仙鳧渾礴自如曰孫鶴引吭開喙若戾而遠視曰蒼鷹竦翼將擊沉思而在曰飛泉碧玉瑩澈素練斜落曰屏風高丈而半廣又半之曰四面其東當楹竅洞牙蘗西南北亦如之渙然極嗜而無厭予嘗與寓觀焉渙然指而語予曰我為釋氏學洸洋無羈樂此居而留者今僅十年以事入旁郡中道

思之輒罷歸石乎其亦累我耶然每至其側叩之言不聲而默告之遊不從而止我亦默焉鄰而居焉忘彼之石忘已之我兩皆忘焉石乎亦何累於我哉予於是知渙然甚自適也乃臨石而問之曰天巧神知而寓爾形耶其亦槩陶均治而脫然耶爾之淪顯將弗然耶其亦莽不知其所以然耶名爾以器以物爾其真器且物耶其亦不為器不為物耶盍為為礎乎以支明堂太廟之楹使長而不危盍為砥乎以礪豪曹釬鈲之器而使妖

田沮屈薦之閼乎以序齊民之法寘之梁乎以利艱涉之病剞而研乎以修明乎舊則代而磬乎以登合乎太和瑱而絖之以翳乎讒構鏃而矢之以殄乎驕詐如是者皆能為之乎不然徒以窪窔刓鋭喜人之目何也頊之有為去聲石言者曰無何也始謾我以名又訹我以用名與用亦時遇爾我自守而貴者天質也與夫工者鐫磨鑱鑿之為之也天成之質可不貴乎渙然能詩善草書猶是石之貴乎天成也予甚愛其言舊聞華亭有畫

工年七十餘而筆愈遒能致其人圖此見遺亦足為洛中燕居之一適也景祐三年十二月日序

送王勝之西歸序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然而其所以為之或異者豈明有所蔽與夫意氣廣大者善遺俗而剛介者善仇世不視世俗屑屑走趨埶利作僕奴女子態狀羞不可近反高伉脱去以矯之往往縱肆自亦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吾豈埶利汩哉雖然其所以

自高者乃甚下也前有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邊於中宜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遑暇與世之人準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衣帶食飲羣於人者無異焉幸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有過之之明而不能急歲時以修其性豈不暗於愚者愚者無知莫強其力知者或隳何從而作也予之不明用是說以省予中者久矣於勝之之行輒進子之自規者因以告之謹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闗礜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俠慓勇士務剌擊爭鬭以為强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提持食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凛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古不復奮起開説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

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有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之任武人剟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帖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令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嘉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惬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

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溫州司理序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責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於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殺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

之重然理官之責甚重而不得其專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竒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赦則務乎簡略日召而前頤指教勑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假錬遷就而為之使究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丈諮於從事謀於監郡上於太守而又質之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

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何如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於行不敢指異事以規謹序

送史炤赴邠州幙序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牒最為警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副二乃適豈待乎

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流指山木以為檝曰不殆者豈謂智乎苟有不然借令以為踰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移慮生民歷財者豈不與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於屯伍械弛於戲樂司是者刲羊釃酒畜以驩娛國舉興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脣相稽圜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

將愒而不戚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年已來北諸侯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甞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莆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送郭學士序

自朞來河南去家遠甚親戚之好無一在河南焉者舉河南日與之游者又未嘗有交言之借焉居常反慮自明豈隘乎哉何其與己之少也盡求諸善容者以質乎朞得足下聲名且久今乃見之足下服喪退居而老官重德歲時使使謝問交踵門下乘傳東西者止道問舍之所之暮夜必見郡之學者持文章以就衡尺得輕重長短乃去雖紛綸過前區而處等級高下能盡得其心惟蒞官於郡縣者以事諮焉反自閉不知愈牢終不開

一言别是非隘者質焉其亦有志於善容乎且退居閒默非有加人之勢而能使人懽欣悚慕之如是使之乗加人之勢昌施而不濟哉於是行也㮣既序之已又繫之以詩云以文自高或病為吏以吏自喜或守一器君有文闕不鄙吏事驅馬在道㥶樽其辔今天子明唯知人易必得其位而達其志

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絶不比去聲然出政化行德澤使

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樂其生唯令而已令之於民

察其土風井閭而别其善惡强弱貧富勤惰窮隱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負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治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黄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為縣從可知矣故子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送丘賢良序

人有名之曰大匠而不能植棟宇名之曰醫師而不能處藥石名之曰冶人陶者而器輒不堅以窳世必斥之曰是不足為大匠醫師冶人陶者蓋冒其名而居之也國家設科以博取天下士其敢言直節者曰賢良方正學廣智明者曰才識兼茂特傑出倫類者曰茂才異等凡舉是科者必自視己之能足以充其名而無愧故第言入等則天下之美譽咸歸焉茍不塞其名之所謂安

知夫世之人不斥其冐哉卯君仲謀學通經史且為文詞窮暮而休累數千言而豪肆之氣奮若未已將挾是以與賢良士竝進固有以當其所取然仲謀誠深思讜議以塞其名之所謂則道義之歸有日矣正月日莆陽蔡某序

林比部送行詩序

故尚書比部員外林公祥符中自梓州郪縣罷還由大理寺遷與朝班通判蔡州事陛辭之日伏奏以父母垂

老得他官不滿意願幸而補臣閬中一便地臣耆罷駑之氣奉法遵職蚤暮侍問恭養以盡子道非徒伸愚臣勤懇之志抑亦廣聖王孝治之體上嘉慰其誠詔改建安郡時著令自蜀還者必再為縣然後升監郡公以才能為衆所薦引故特升不與例比將行又以言詞動人主全其孝心於是朝之鉅賢咸作歌詩慶美其事初公入蜀居三年不茹葷飲酒日誦浮屠書祈幸安歸以慰其親愛慕之心豈不至哉公諱休復字某居官決治所

向無留末年知漳州某適為從事間有闗白多所稱奬今年被告還家道出於閩嗣子世矩袖所藏詩來謁序述其嘗謂詩至南陔白華篇感其孝養之心求其詞以諷詠不可得已而得世之詩意謂之似者亦足觀矣以公之力行而作詩者咸樂於稱道其嗣子又能追揚先美是皆可書也

陳殿丞送行詩序

康定元年殿中丞陳君鑄師回通判福州且去京師朝

之名卿繼作歌詩以重其行師回至官之明年發橐中所得七十二篇幷走書屬其序其篇首將刻之石而傳於人也夫送遠之作必稱其事而附為之辭師回以文章中甲科間十六年而為監郡然所治距家纔百餘里奉母夫人官舍以申孝養之志古之人有以親故不擇祿而仕者而師回之祿足以充其養今之仕者東西南北或千萬里士大夫得便其家者得相慶幸而師回又以侍其親然則羣公詩之足以勸夫為人子者志乎修

大而遠於孝養者不為空言也若夫閩中之勝域中三山山之下海之潮汐至焉有魚蝦蠃蚌之饒黃雀丹荔之實竝山又有竹林泉石曠清雅絶之美可以宴喜而娛遊或雜言之亦詩人之博興也慶歴元年正月三日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某序

聖惠方後序

生者天地之德成者聖人之業運化流物隨之不遺生之之理至矣推本興治安而有倫成之之道著矣是故

作天下之美利者其聖人之事乎傳稱神農味百草黄帝録内經以除民疾其術能死者生而夭者壽以言乎功雖大禹之疏洚水驅龍虵湯武之用金革戡禍亂將救患於一時孰與無窮之賴乎故曰作天下之美利者皆聖人之事也宋當天命出九州之人於火鼎之中吹之濯之太宗皇帝一平宇内極所覆之廣又時其氣息而大蘇之乃設官賞金繒之科購集古今名方與藥石診視之法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

州郡傳於吏民然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貯滖而已吏民莫得與其利焉閭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過醫之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録舊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瓌怪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慎自守為鄉閭所信因取其本謄載於版列牙門之左右所以導聖主無窮之澤倫究於下又曉人以依

巫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闕職也慶歷六年十二月八日右正言直史館知事察其序

姪至夫名字序

先君嘗曰紹上同遠祖父名令改曰力字至夫恭念我祖考之修服善行孝淑諒直聞於鄉黨唯乃父亦克事親以孝事長以悌祇畏惇謹以睦於家清肅闕毅以濟厥官積學達詞將以有為福不及壽孤負闕業悲夫汝今亦成人矣其能乃父之思闕名汝曰力力乎善行字

汝曰至至乎善道汝唯不闕是能有闕於前人

送呂秘校序

予嘗思古人力學為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論不可以久也豈天嗇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文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有是三病故不至焉豈天嗇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由近而之者況自病乎喜自高賢則闕已之明不來斯陋矣

過相稱譽則怠學者之志斯闕矣與時遷移蓋以利而動者斯下矣呂君足下闕二字而學博氣闕而內修孰不願進所有以相資刱求之勤乎若其闕宜資所未至不可為講張名譽之說以予之闕二字乎身而修道雖遠斯至矣足下之文愈工而道愈至則其傳也必矣謹序

端明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端明集卷三十

宋 蔡襄 撰

啓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入贊訓辭昌華於天奬旋躋禁近假器於人徽賁榮三品之章璽正五花之判乾坤涵覆輪桷登收謬恩莫回靦處為懼切以聯視北門

之草唐循四禁之防典司內史之書周先八枋之重陪
正朝之樂酒巵威路之喜游振職事之經居中可作集
右文之治精選匪輕國家總神轡以馭方闕皇源而圖
治震於諸福格乃大和遴延英絢之資輔益聖神之
聽處則裁號令之温麗進則條科指之通行以故書渾
渾而繼虞朝穆穆而踰漢自匪國器稱乎高雅士林
推乎純深學善詩經文諧律呂則何以奉行策命之
容前望光景之嚴類常揀求奚取叨越如其者結髮平

進濫中下藩賴天時明有禄親逮食晝墁者無望於三
釜安槍榆者自足於一枝旋給筆於中宸得盈篇於燥
吻重以隨牒一官之褥策名十載之淹狂簡成章僅就
小能之技氈毳不舞幾貽真賞之羞濫及英游已虞過
任進曬牙籤之感虛鳴璲玉之長以至承諫署之缺員
預王闈之記事樸遬補過寘煩忘勞丐使節以去邦
泣父書而銜參養堂所倚僅求吟喘之餘祥弁亟更
還宿編摩之舊茲承命召番掌制綸不能追昭文之

坦明徒亦仲笥服之安燠剏復寧平考實畯譽比肩
皇麟在囿之儀儀元鳳覽暉之翽翽遽收材譾深奬
寵多斯蓋伏遇其人發澤真誠推轂寒素恤稀遷之
末迹懋樂育之深仁過私華衮之褒濡及春天之潤
敢不恪修志介勗濟官成勤砻石之細書勉鉛刀之
近用是圖報上無玷與人

杭州謝兩府啓

右某奉勅差知杭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六日赴任

訖剡奏陳情幸諧於前命自中易外獲領於便藩切念其學術迂疏器能樸陋早際重熙之旦寖階膴仕之榮徒知執節以致忠不能應機而趨務歲月持久寵光益蕃雖要職之屢更顧微勤之靡効閒以親闈之養懇辭計省之勞旋叚近班俾分外鎮矧東南之奧壤號繁劇之名都遂其夙心實亦優寄此蓋伏遇某人協和元化俯狥物情議論繫乎重輕任使均其勞逸敢不益堅素守勉布寛條上酬覆露之仁次答陶鎔之力

回韓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祗奉寵章進司民命伏惟歡慶切以朝家百化礬𣪁萬官林林曰重與輕自内而外況直星垣之祕處天禁之嚴文章之所本原號令之所基始鼔萬方之動莫尚乎辭摹三代之英以至于道號為清貫屬在元英伏以某人德粹行方學老文鉅為之英策可施廊廟之宗語以名聲宜冠公卿之重歷登膴仕常遹清光遂陞秩於春華遂試才於翰墨旋繇宫邸密謹宸趨二螭

之坳既重史職四禁之秘闕二字詞林以仕論之居高故褒章之特異擢名近闕三字珍羣敷天下之言一遝於深厚遞省中之直猶闕二字嚴凝矧復通國政之論思自上心之東注若夫台望由此階升承禮意之相先辱牋修之來貺感銘無既交萃衿膺

回賢良李祕書啟

右某啟伏審奉方聞之語寘絕異之科寵榮闕三字駭羣聽切以朝廷考百化之統究萬微之源内則參知於廟堂

外則博訪於郡國尚慮疑異之至有幽而難曉經綸之術有鬱而未通乃於簪紱畎畝之間起策謀文學之士俾造便座極陳昌辭指朝端之紀綱論天下之利害上切親覽彌成化功伏以賢良秘書學該天人識洞今古聲華溢於韶夏行實粹於璆琳練達經權講通治亂賈誼宣室深對於所然平津太常首承於台見修程伊始親議所歸方拭目以想聞遽裂箋而見投情文甚厚裒拙何勝永光篋笥之藏愧乏瓊瑤之報

回賢良范秘丞啟

右某啟伏審入造明庭恭承大問擢陞異等光駭衆聞伏以賢良秘丞學臻本原言有閫域精識萬變深天人之交大名一飛在日月之下以久大自處而不習章句以功業自期而好談經綸贊揚之鴻藻何多晁董之芳蕤盡在頃自上心思啟沃之論深詔執事舉方聞之賢薦書適達於九閽俊譽已交於多士程文禁閤並廁於羣英奉對宸儀超躋於上第龍階尺木之翼鵬漸南溟之

圖號爲得人丁此盛旦猥承大軸之貺首講好言之勤在於踈凉非所宜稱愧之瓊瑶之報但先筐筥之藏

泉州回交代啓

膺命遵藩交𮅊視事否德蹐蹐無裨漢詔之嚴善政告新幸服蕭規之誨喜及瓜而爲代傷折柳以贈行詣闕旌軒淹敦尭而有素攀轅父老思借冦以無階促祖禮之空踈勝思心之愧結去德未移於旬浹因風頻寄於年華敢圖謙矩之光加有公極之賜巽辭温密誠虚長者

之懷褒指勤能似重宵人之過永言佩刻逈異尋常顧水驛之阻修逼年籥之逼暮勉祈寶晷前拜寵靈禱系之私剡濡曷既

賀文相公樞使啓

竊審拜恩宸闕正位樞庭伏惟歡慶恭惟樞密相公望重本朝聲加殊俗抱夔龍明允之業會堯舜光華之辰忠言嘉謀盡上前之啓沃入輔出師繫天下之安危四方于宣二府更踐上方尊任舊德圖迴太平委大柄於機

衡運闕二字於帷幄雖本兵之地載副於具瞻而當軸之司闕四字任其聳聞成命增於鄙悰恨守外藩阻移屏

回秦州知府錢端明啓

涖官東周無日暇給引領西屏若天阻遥勤企讌遊積深悰悃久稽寒暑之間懼黷高明之威忽辱眷私遽煩禮訊竊惟節制方面奠安藩維神明擁全戩穀來相伏惟其官識通遐聖奥德重坤言行業幾於古人經藝純於當世光映朝列簡在宸衷延登書殿之崇總統麟符之

重歆眞副上之睠御生以和兹用感藏宣勝談悉

省主端明韓侍郎啟

伏審祇奉制書總司計藉伏惟慶慰恭以其官至誠格物莫學際天飛步書林文采貽於羣聽正冠憲府風聲凛乎四方厭從事物之勞繼得藩宣之請化行右蜀入尹上京理狀亟聞帝衷彌簡領縣官之經費尚屈周才代天工而燮調佇諧僉議其屬嬰官守阻遣賓除抃蹈兹深名言罔既

呂樞密啟

伏審顯膺中旨榮貳內樞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資以天高美由世濟親觀身嘉之會自祈睿聖之知材用之全所臨必最禁嚴之選其歷始周由右蜀之台還領中都之經費上心已簡師錫攸歸籌幄深嚴已參於坐論國鈞繁委即應於具瞻某限守藩方阻趨賓屏側聆涣號徒抃深衷

回校勘孫學士啟

伏審被命宸庭升榮文館伏惟歡慶國家纂襲慶緒網羅藝文惟名號之浩繁重簡編之舛缺旁求時彥增置舊員豈徒正録略之訛盖亦廣賢才之育校勘學士業履尤異名稱甚隆向在先朝首當高選緝羽陵之紛蠧覩金匱之幽藏歷日居多疇庸果茂先貽啟幅敷叙榮期感忭之深名言罔旣

賀李太尉啟

竊審榮加使節出鎮侯藩明命載傳僉圖允協恭以知

府太尉長才經遠敏識通微世濟美於大忠家聯華於近侍早更中外之寄夙藹縉紳之稱吳國撫封久思於留務漢壇授將初建於齊牙仍殿重邦併光優渥元戎十乘已亘連帥之威泰階六符即正熒煌之座方聞殊拜增抃鄙懷其諸瞻祈難以文諭

回知瀛州知府待制啟

言念竊便藩之寄越在天隅瞻仰闈之嚴恍如霄極惟神交之留念煩手記以相先宛然成章永以為好伏以

其人以道自鎮與時會亨進吏臺閣之游積有朝廷之望維北道之分邊防且嚴重天之威兵制盡在况直雲章之祕方司武律之崇併授權綱用清氛祲行促追風之召入持造物之鈞冀保興居庸符公望

判府相公開候啟

近以國家載煩舊德專鎮大邦阻窺上衮之嚴莫遑翹材之感明神薦佑景福如歸伏以某官大方無倪全德若隱武公之政宜在國人文子之勲復刊盟府然且解魁

衡之務重屏翰之權盍津三門已給甘棠之愛豳詩七月載歌零雨之思庸副具瞻大庇羣品敢祝為上毗倚精調寢興私所禱祈坐勞懇悃

回慶州經略觀文孫侍郎啟

伏審就膺詔書移莫侯服夙叨獎顧不無懽心恭惟其官推誠在民以道結主出處脅當世之耳目議論繫本朝之紀綱故日月之光得以明其義雷霆之下不能移其忠上以天下之雄時惟關中之會維周之翰中伯偃

藩自陝以西召公作帥然考來今之制此為元宰之基納頋兼常治書見貺意非詞盡感與忭俱

回秦州密學侍郎啟

伏審外攺使符西鎮侯服斗樞進直朝望增榮伏以某官性明而誠體静以正中外共仰聖神所思頃緜司牧之鄉進拜緑圖之府出持漕節曾未歲辰上惟秦谷之雄前控戎庭之會特煩鎮撫用遏披猖闕提敷道之兵大建一方之政兹實岩廊之漸允符薦笏之言致

慶未遑流書見枉感銘忭系交萃悃悰

回河東都運孫侍郎啓

伏審肅拜制函進陞書殿地兼權重才與望弁伏惟某官體被中和德含方重露賢才而特起會聖旦之重殖向領帥垣翹專方面上以大卤之奥部天驕之接疆輸轉至煩調度頗急足兵足食将仰於周才為龍為光宣量於後拜何期冲抑遽辱飛牋謹於置藏永以為好

賀運判啟

伏審顯膺涣綍出貳均輸爰擇剛辰以諧上禮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心醇粹植操清夷早遘休期薦更寵數主府佐治方成剌部之猷簜節宣威爰假工商之畫矧惟下車俯邇捘刃皆虛暫資强富之謀即奉清閑之讌叨分寄任始喜同官抃躍之誠剡削無諭

回賀編校丁學士啟

伏審榮拜王言進居文職且賢者器業已為人之所知

而朝之公卿由此途而登用伏以其官學奥知鉅德粹行方入紬四庫之書深被九重之眷權陞詞館度越珍羣行居天禁之嚴仰直星垣之秘側聞優拜倍積忭悰頻禮意之相先遽殘修之來貺玩詞益感數叙奚周

觀文侍郎啟

伏審懇避樞衡出專方面進陟天官之貳榮躋書殿之華制命傳聞歡頌交慶伏以其官均岳之鎮得坤之元簡在聖神踐歷中外本兵之府勞制勝於未形瀕海之

邦暫均休於共理明詔一出先聲四飛側聽下車即聞
報政惟恐中途之召促調元鼎之和系詠之深數宣圉既

回盧龍圖啟

伏審得請宸廷専制方面號稱東海之表仍寵駟車之
榮上眷素隆懽頌交慶伏以其官以道結主推心及民
議論繫本朝之紀綱出處聳士人之觀聽暫解經筵之
務遏分藩屏之雄齊魯連疆報政不須於朞月勳華當
宁經邦即賴於謨明會承驛置之來首枉牋修之貺

玆用感服豈勝究宣

回定州傅密學啓

伏自進直斗樞領府屏朔謀帥之重注意益隆惟慎府之初開保靈祺而加謐伏惟某官抱器閎遠逢辰靖嘉内外展懃文武惟憲中山屏翰北道禖喉常宿勁兵號稱要壤聊護諸將式遏一方矧隣好之締修屬戍防之罷警行膺迅召别遲登庸猥荷眷私遠煩音訊曲敦夙契倍切感銘

回洪州施刑部啓

近膺中詔出守外藩理舟御以沿流敢稽嚴旨奉親輿而至郡幸慰慈顔承候置之速貽辱珍滕之見眖特謙自處匪異巽牀推美過隆有如華衮此葢某官之方謠器望適統藩垣早者奉朝實託雅游之厚今兹忝寄又適隣道之歡尚阻披承倍深感糸

回沈郎中啓

側聞優拜上恩往釐外計地兼權重才與望弁伏以常

宿勁兵實最他道率資用調亟委均輸申命數以載隆總事為而並厚伏以某官周才應務遠識前民秉西洛荒歉之餘盡歸經畫奉朔易浩穰之給佇出謀惟由此階升別膺柄用顧言珍嗇以慰傾凝

回陝西運使蔡司封啟

言念日月靡居闕歲華之易得江關修阻曾記問之難通伏辱郵音特形禮意承按行多暇固擁之福以假寧伏惟某官早達聖神自奮闕三字淵闕美闕内當激昂感

概以特髙劄兹陜服以西號爲要地朝廷之任式藉逋才尚希保和别膺闕任

回廣西沈運使啟

向者承祗事闕言過敝封䁯闕八字臺之重請行甚闕結戀兹深諒安闕六字及時之閉眷存良厚感戢增多劄惟才逺而闕二字能以介臨㨿逺闕所闕出車之游名歸嚴宸闕三字笏之賜顧持主術庸副睿詞

衡州國博啟

伏審其官顯膺闕紆出領使麾厥衡岳之名都冠荆湖之鉅屏徒兹闕重闕二字均勞豈謂特示隆私闕貽芳檢篤叩勤之雅誨撝褒飾之英詞闕二字露冕之餘無廢高壺之樂民俗歸厚已銷南顧之憂尭闕疇咨宜僃西清之問克伸譙集增煥邇班傾頌之闕翹凝更積

陸太傅啟

郵驛相遼聲猷且阻忻聆貳政多所上聞近者猥示榮

緘備形讜德曲敷奬飾之旨極摛彪絢之詞繹玩於三寘藏不減餘杭會屛東浙要封屬當賛治之餘益振枕軛之利坐拴美課行峻榮階歌薰在辰浮瓜阻宴傾企之素敷叙奚殫

建州運使曹郎中啟

曩涖(闕二字)實託雅游之厚洎分郡寄復通隣道之權猥辱(闕二字)逺逮勤禮訊詹言清晤彌切中藏伏以恭官適總(闕二字)夙推時望風生列壤欽抗志之澄清(闕)奏中臺

闕二字褒恩之優渥歆炎方熾會見尚貽系闕銘矜膺闕華

回宮使曹相公啓

竊藩垣之便越在遠方瞻門戟之嚴恍無虛日屬抑宰衡之體時頒使驛之書諒惟拱揖大和介受景福伏以其官膺時間傑與國純忠在環衛之崇尤號敦固加戚里之近最為賢明更冀對時之休御生以道匪私勤禱抑衆具瞻

回唐龍圖啟

伏以延閣踈榮高牙開府闕洮河之種落握大鹵之師屯節制闕二字表儀體重闕常闕始傾扵尤深伏以某官盛德鎮闕嘉名拂世忠義所激高視於古人權任所專威流於異域遠煩禮訊欽荷謙光感篆欣瞻併嚴悃愊

謝隣州知通啟

近膺中旨出守近藩瞻言篤信之邦俯出經塗之地厲呼趍而狂駕陪捉麈以開談遡念眷私實懷感著屬玆視

事之始早稽刻牘之儀緬惟首夏清和惠條寛肅處於
餘裕固練神而有方給布惟謳行辦裝而趣召

杭州侍讀啟

向者赴治鄜州借途上府遊瞻姿望特荷奬延置酒宴
堂屢齒下座解維客艦旋遂重門領職伊初望風寖阻
恭惟静鎮居叶淑祥伏以某官内閣元臣禁林舊德簡
侯分閫聊福斯民曹參治裝行須大位伏冀上為明闕
善保粹真

建州林書記啓

言念睢處僻郡多謝來賓人豈慕於生芻禮敢忘於𧢲葉賞心樂事幸可備於良辰旨酒嘉肴絶將意於君子尋以睽判慙無宴歡豈謂惠書過承雅好但捧味而無斁卜欵會之未期更兾珍調以需光寵

回賀劉祕監啓

伏承拜命為藩涓辰立政何撫封之在始時貽敎以相先禮意曲隆銘言不既刧惟踐歴華貫徊翔盛時九寺近班

最重蘭臺之長四明要地適分竹使之符行聽政成别膺詔委連名部闕實假隣光尚冀珍調少慰傾想

回知太平州李郎中啟

外塵薄服免奉官成雖維一隅距更數舍積有闕齋之戀僅稽驛闕之行敢從順風獲此来教如奉燕集諄諄所談抑聞寢興簡簡其福既感且忭非言可窮矧著幹聲之聞將結主知之厚冀精道味以蹈天和

回新嘉禾知郡郎中啟

曩聞祓命未遑馳一介以舉書徒切傾風不啻逾三秋而結想忽詒汗竹之訊審赴及瓜之期甫通晤言預深抃幸矧惟領劇藩之久次踐華省之上游許報政成更叱齊侯之速別膺大寵旋覲漢札之飛餘冀珍調庸符詹咏

錢舍人閗侯啟

言念川陸差逺信郵僅踈虹蜺之光適此東望金玉之問遽然南来損抑載深感服良厚伏以其官丈鉅且粹

行高而純道靡緇磷温其美玉之潤心無枉撓淵然止水之明行奉節䝡復陛詞掖冀精道味以永天和

端明集卷三十

端明集卷三十一

宋 蔡襄 撰

啓

賀兩府正啓

伏以元者氣之始惟君體元而謹時正者天所徹惟臣奉徹而嚮福恭以某官自天精粹與聖會亨講明密勿之謀修潤太平之業爕順陰陽之著以輔乾坤道迎邦

國之祥用安社稷闕靈所佑景貺如歸某限守侯藩阻趨材館

賀王啓學正

伏以歲更其次起王道之端律生於陽為人事之紀伏惟某官累德闕厚對時靖嘉坐宣方面之風積著斯時之惠踐迎首序翕受繁禧旦暮詔音光華柄用末繇慶謁徒切頌祈

賀發運提轉正啟

伏以人時謹法視太始以為元王政更端奉三微而建統伏惟其官周才應務遠識前民出按方維稔聞㝡最目入趨宸宁闕奉於休恩踐履歲元膺受福蝦慶頌之切敷叙奚殫

又

伏以律生有元氣復其本與時偕長惟道所存伏惟其官業履清修才靈斂給居集按臨之効佇膺懋賞之書羣陰既消諸福如台良深祝頌安可究宣

回知通賀正啟

伏以損益相參消長云變斯見天陽之漸以爲君道之元況德名之講閒固方轂之來助會馳介紹垂貺牋修載窺巨麗之詞過執謙虛之意良深感戢安既諭云

賀昭文相公冬啟

伏以斗柄建子叶萬寶之始萌緹凭生陽慶一爻之來復恭惟其官代天理物輔世長民坐調元化之工力助聖時之祐履兹令序密擁繁禧其限守侯藩阻趨鈴

閣云云

賀集賢相公冬啟

伏以推日於天起牛宿之一度驗氣以律生復卦之七分恭惟某官同秉國平容調物理助成神化之妙致協聖時之和踐茲令辰叢厥休祉某限居藩守阻造鈴齋云云

賀歐陽侍郎冬啟

伏以斗直於子律旋於宮陰已剝而羣佞消陽始復而

君子長恭惟某官風謨九德參理萬幾屬庚臯之將
萌慶大賢之受祉履時長至與國同休某限守侯藩
阻趨材館云云

賀參政趙侍郎冬啟

伏以日至極南晝移伊短乃天陽來復之始實君子履
長之初恭惟某官職佐萬幾位參四輔助權造物之柄
協賛代天之工適逢丁慶辰茂膺殊祉某限分侯屛阻
詣鈴齋云云

賀樞密侍郎冬啟

伏以日躔牛斗氣正虚危仰觀運之迭移俯迎時之長至恭惟某官腹心社稷柱石廟廊雍容宥密之司提振樞機之務惟時格祐與國迓衡某適領侯符遥瞻鈐閣云云

賀胡副樞冬啟

伏以羲經復象一陽來子位之初太玄首辭萬物奮黄宫之下恭惟某官華國重器覺民真儒職參樞極之

聯力奮經綸之效踐迎長日倍擁緊禧其假守海隅阻對台席云云

賀呂副樞冬啟

伏以一陽來復慶君子之道亨萬物潛萌協天元之序正恭惟某官本朝耆德當世鉅賢發相門之長才贊樞府之要務順迎令序坐擁純禧其屬守侯封阻趨賓閤云云

賀陳副樞冬啟

伏以乾文仰察日居玄極之躔律筦下旋侯應黄鍾之氣恭惟其官才隆時棟忠結主心賛樞近之緐幾舒弼諧之素藴適丁長至翕受寵禧其限剖符阻遥台席

回翰林學士孿違啓

近由分虎之行嘗展登龍之别東門縱繂方悵隔於清班西掖演綸遽寵貽於珍翰重形離仳益動黯消感戀所深數揚曷既

回吉州李殿丞啓

地處海壖路賒江表徒飫聽於善政曾曠閒於飛鄃何雅故之弗忘遽函封而垂錫繹披縟旨恍接名談仍聞坐鎮之餘洽播袴襦之咏抗懷獨運嚮福闕二字庚伏尚留讌期尤阻遊惟舊好紛集縈懷

回張學士啟

言念契濶風期差池歲序適臨便郡俯接提封才安所治之居遽得及時之問眷存良厚感服自深伏以某官業履弸中才紹經遠外專利柄方司臺部之權上簡

帝心行戕禁林之選頋持主術庸副睿詞

回謝提刑啟

肅奉帝俞獲司藩政會即封之伊始於上記以未遑敢惟講好之勤首辱貽書之貺詞與意厚感將愧幷恭以某官席美朝紳主平邦憲自奉光華之使益宣欽恤之刑行奏異能別都顯任未前披覿徒切瞻祈

回潤州章郎中啟

審奉朝綸榮紆郡紱領一都之會風望匪輕控大江之

衝事權尤重疆埸密接翰牘先詒蒙潤居多輔車有賴伏以某官性資兼敏材識淹通盤錯著能薦委於藩之寄都俞即協别疏不次之恩會見末由傒瞻徒切

回蔡運判啓

近荷優除忝臨要地雲霄在望泒奉於明綸翰牘流巖遠詒於慶閫恭惟貳闕臺之優寄分部刺之劇權百城望風萬里迎刃竚寵函之訊台即禁省以陞榮系咏感銘衿膺參苹

回賀新提刑元郎中啟

伏審就闕詔書移按獄事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懿文景行亮節沖規早膺郎選之華出布藩條之重休聲既著至簡於宸心中異有常遂專於使旨方依臺部闕抃悃悰先枉箋修倍深感糸

與曹司封啟

自遠規猷動更晦朔仰思確論鎮極勞懐屬春令之方中納天倪而見順恭以某官忘幾況略樂道養恬都捐

冠冕之榮深得烟霞之趣内量汎務企服高風卜披會之末期但凝瞻而增劇

回茂才投贄啓

數日前伏蒙猥示長牋兼詒臧制文意高古横述作之宏規詞旨沖謙隆進趨之妙矩再量膺闕詎測淵涯唯阻覿於英儀但永銘於珍緼其為感荷罔悉名言

回兩浙運使學士啓

近膺寵詔出布寛條夙戒舟虞已亂長江之阻前瞻臺

部方依大府之嚴敢謂惇明未忘契分先垂尺牘之况遠置行郵之來窺繹藻詞倍增銘鏤即接承於高論因究述於鄙悰

回睦州李虞部啟

審涓剛辰榮諧美任古治中之職郡之紀綱半刺史之權事皆關決矧郎官之充選方士望之推高行遲政成別膺登課猥承隆眷特貺珍題感篆欣詹敷染奚盡

回發運張學士啟

瞻轉漕之宗速依屬部通信問之缺已期順風遽辱牋修之来特存禮好之厚茲用感服宣勝究宣切惟行方而純文鉅且粹入奉禁籞不違清光對閲書筠率判欵緒別膺寵數更踐榮階

回越州教授吳祕校啟

一水相望長牋遠貺鳴玉鏘金而盡在布錦列綺以何多載窺鉅麗之詞徒切置藏之厚矧唯學術該洽素有淵源行實清脩頗知趣向祈克全於禮制將漸至於亨

塗餘在詹凝安可云諭

回新知越州章學士啓

審被俞音出司藩政眷是會稽之重號為百粤之雄擊柝交聞方喜疆埸之接飛郵遽及俄承竿牘之貽翹佚仙舟併親餘論感銘於糸參草悃悰

回提舉慈孝寺李左藏啓

近尚優除忝司善郡奉親輿而至部方幸便安布寛詔以臨民敢辜付委猥承雅眷遠枉珍縢剡密待於天光

久著稱於材武願言加嗇庸副翹瞻

回高崇班啟

自遠荒庭遽臨吳會屬事爲之倥傯憑郵置以濶稀俄辱圜函曲敦雅眷矧日趨於朝謁惟密侍於天光宜保祥經聿迎戩穀勉希將重別迓寵陞

回湖州知郡徐郎中得替啟

伏審膺十行之札榮被代還奉三年之成旋登課最矧霅溪之雅俗擁吳會之故墟耳剽風聲傾光朝選

辱珍題之見貺咏厚意之周勤披晤匪遥敷叙奚旣

回賀張皇城啟

伏審祓命出麾涓辰頒政伏惟歡慶恭惟某官起於將閥舉有賢才用金板之謀屢專武事奉牙璋之寄更重邊威帝念且深軍聲自樂遠煩戕翰能不置藏餘冀保綏以副言願

回謝知通啟

比膺俞旨出領便藩屬總事之云勞媿馳書之未逮敢

惟勤誼特枉誨封講好甚勤玩詞增感矧長才之濟務方美任以逢時宜航大和前對光寵

回蔡郎中啓

得郡海瀕望風天角用高才景行從懐想以徒深善政仁聲播傳聞而已久行膺甄擢別對寵光遠辱珍縢過形厚意感藏無斁敷染奚周

牋

謝昭文張相公牋

其幼而從學少長舉進士作詞章日益務竒新與時等
輩爭聲名當時處之無所愧也數年以來專於聖人
書更求其意少有得焉儲於心而力於躬其於為文不
復奮肆夸麗逼乎意則已要之是莫敢有所至焉然
勇於進而不能自視度其性之與力堪否貿然㝠行而
不知止既而翻然省其中昔之處而無愧者今也愧日益
加矣以愧心之加然後能自信乎有意於古者也有意於
古則莫能與今盡同也今之學文章者或屬聯簡編挾

持以趨大人之門衒倡一言得名譽加衆人上取顯重於當世及臨政官民則曰吾業者文章吏事吾無與也謾不肯省視案牘以自為高俗亦莫之恠而反指其人曰某文章士責以材用不為宜也嗚呼所謂文章者豈斯為速進之資耶又豈不與民政異耶是必不然是必為之皆偷者也然則其尤能於文章愈不宜為此况其之不能執敢務取名而怠事者哉前居幕下踰一年矣苟非承命及因論列事則不敢以文詞妄取於左右與羣

史口語辯是非當否非其休未嘗執書自娯如是非故求異於人庶乎其中之愧者鮮矣伏蒙貽文相公不以其拙愚為棄而以其藝文操履言於上者聞命愧畏莫知止極伏惟相公有國元老天子所賴官師所則四方所瞻誠得天下之賢者布列朝廷條理制作大備太平之事其也材薄能細得與士大夫之後以覩其盛美而作為歌頌播於遠俗而傳於後世其心亦足樂矣豈敢以區區之身徼幸於宰相之門哉是其所

樂者思與天下之人同其所樂也

別紙

曹待制

某啟別後計君侯浮潁亂淮自冬涉春道路之勞加以吳閩闕舟上下湍險復可怖恐是行良苦然既至則溪山城郭署居食飲丹荔夏熟雜花秋香雖天下佳處當不能過之矣士人有深明經術敦尚節行閒暇與語大醒人意始朝廷遣君有經制久遠之議度君至部或

與遂成之則一方幸甚南地多熱君侯愛重三月二十二日不宣某頓首

黄太傅

久不作書無他蓋無事不須縷縷承示及已言之有南来人奉詢多言足下太寛而少嚴雖字人者當然其如鄉中詞訟若狡者不禁則無理者妄作故是是非非懲之恕之乃可為政若用寛仁事並繁而難精不可不察某頓首

觀文侍郎

其啟奉公書伏承慶侍外起居萬福知憂撓多端情悰不聊幸寛中人生最深者惟愛耳至於材處萬事不為物役賢知皆及之愛則未能逃之者蓋於是而生滅安可逃哉然知其無可柰何就日月漸遣之憂思傷人無形願省覽不宣其再拜

歐陽永叔

其再拜嘗已拜違伏蒙賜手牘展繹荷戢彼流雖云

未增載輕可行少俟舟人辦治便即解去浩然之心壯年尚能持習今老矣復何繫哉無入而不自得唯恐短而道遠求之行之沒世而後已佳山水美魚稻我自有之而樂孰能禦哉承教固知有見慕之懷何可得也謹奉手啟上謝不一一某再拜

元郎中

君得武陽待次錢塘予為郡守自寒食遊西湖入靈隱天竺穀雨賞花過吉祥龍華淨明及民間園館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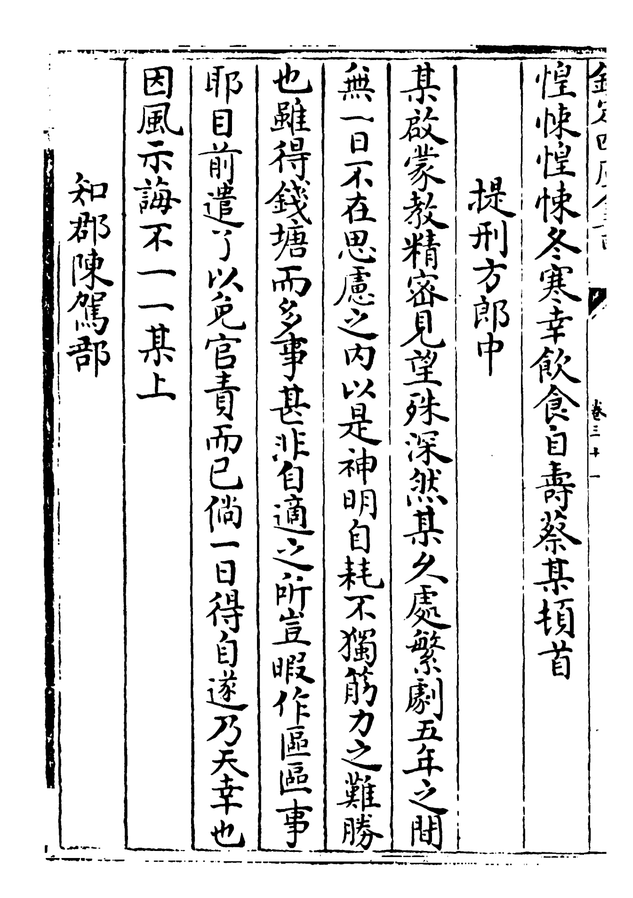
往傳於篇咏誠可娱也君將之官予亦被命南都雖未及符計非久留異時聚集非復有此臨書益自惆悵耳

陳祕書

其啟自外除後宿疾未痊心意不聊辱書幷近文數十首枕上窮卷不知筋骸之孿苦子之文詞日益新道義亦隨而有加焉其有未至者當相見日評是非闕四字之論則今世未闕有定分其則不暇為此其答

答戸曹葉君

十一月十二日某頓首頓首比聞足下有閫中之憂方執喪在疚禮不得吊又以聞之過時不果修問為重闕今奉書以某撰次先文表誌勤勤為謝某嘗以為文者當有典法言之於今而見者可信傳之於後而聞者無疑是曰文已自惟所作不逮前人故論述功德以稱當世之士大夫者莫敢當也足下以里中之舊嘗以見命雖復編次事實第不能賛發賢者之光而充滿孝思之志用是為愧足下過懷謙抑為意惇厚殊非望也



惶悚惶悚冬寒幸飲食自壽蔡某頓首

提刑方郎中

某啟蒙教精密見望殊深然某久處繁劇五年之間無一日不在思慮之内以是神明自耗不獨筋力之難勝也雖得錢塘而多事甚非自適之所豈暇作區區事耶日前遣了以免官責而已倘一日得自遂乃天幸也因風示誨不一一某上

知郡陳駕部

其啟輦轂之下號為勞勞況茲計省罔有暇日退休賓客續續無窮至或親知不暇交言而去朝車臨訪無緣從容今茲出守復爾睽闊瞻馳之素豈勝鬱悒謹奉手啟叙別不一一某頓首

彦猷學士

十一月十一日某再拜賢弟殿下君雖同年而未嘗接識至京又不往還但有見君子多或稱之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輒見其作為動揺山岳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

得春州之行斯大可嘆駭前史所載古人事豈復能過之耶惜其不幸所論不從而身竄竆荒愧恨何極近有勑旨減於三州身丁米斯聖情哀憐遠民之深故有是舉今歲都下大寒非常近登陛首問貟小茗造作之因殊稱珍好恐知兩日前堂中下進奏取江西及福建赴治月日後逼節未有聞不知作何行當是別有命耳夜寒筆凍揮灑縱横願君侯恕之蔡某再拜

端明集卷三十一